



艺术再现一个弃婴的逆袭人生 茅奖作家梁晓声最新长篇再写“人间正道”



在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看来，梁晓声的小说，永远是在写“什么叫作人间正道”。就是人间里，庶民的正道，或者叫平民的正道。“这个小说家，始终是在思考和探索，一个平民、一个庶民，在这样的人间中，为自己挣得一个未来。晓声老师的整个写作，都是在迎难而上，做这件事，保持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善好的这个想象。而且这份想象不是凭空的，不是没有现实感的，而是深深扎根在现实里，扎根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，包括我们的困境里。”

1月21日，梁晓声最新长篇小说《我和我的命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。在这部新作中，梁晓声非常精粹、凝练地用80后女性视角，再次生动体现出李敬泽这种评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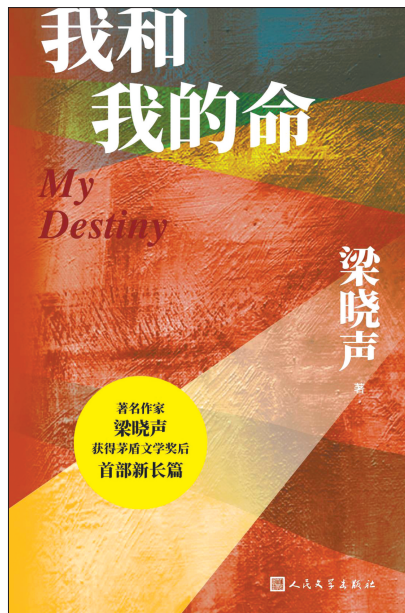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弃婴的命运轨迹

“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，这使我活得不矫情；我不信‘他人皆地狱’，这使我活得不狡猾。”《我和我的命》是梁晓声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的首部长篇，堪称他获茅奖作品《人世间》的2.0版。

《我和我的命》的主人公“我”是一位出生在贵州山区的80后女孩。因是女孩身，出生后被父母遗弃，不料却因祸得福，从农家到了知识分子家庭。原生家庭的改变，让她的命运走向变得复杂起来。长大后，“我”无法承受养母去世、养父要再婚、亲姐姐及姐夫接二连三的亲情“胁迫”，从大学退学，到深圳摸爬滚打，却无意中成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，见证了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传奇。

“我”在深圳找到了爱情，收获了友情，感悟到了亲情，然而，命运却要“我”交出不到四十岁的生命……与此同时，原生家庭的亲情绑架从未停止，亲人对她提出各种要求，她固然愤怒无奈，但却总是不能袖手旁观，血缘带来的责任让她把自己变成了“责任天使”。

年轻人也与父辈一样，能够承担家庭的责任、自我成长的责任，乃至社会的责任。这是这部小说最大的发现，也是梁晓声多年关注中国社会变迁和青年成长的全新体会。我和我的命，也是我和我的责任，我和我的勇气。而这种基于家庭伦理和亲情伦理的现实关怀，被著名评论家、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命名为“伦理现实主义”，他认为，梁晓声是中国当代文坛少有的，致力于书写平民的正道沧桑的作家。而他的“正道”扎根于中国的伦理，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和时代变迁。



梁晓声最新长篇小说《我和我的命》出版。

原生家庭是“命”吗？

马克思说：“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”。在这本书里，梁晓声通过主人公之口，表达了很多对社会、命运和“活着”的看法，充满了真知灼见。他反复引用马克思的话，思考一个个体的个人，命运的总和是什么？小说中说，人有“三命”：一是父母给的，原生家庭给的，叫“天命”；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，叫“实命”；三是文化给的，叫“自修命”。人的总和显然与这三命有密切的关系。梁晓声在小说中对“命运”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。他写出了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，也写出了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。生活依然复杂，生命依然昂扬，奋斗依然坚韧，小说冷静看待“命运”，既相信命运、热爱命运，和自己相依为命，又努力改变命运、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和。

同时，他又用另外几个女性的命运，不断向读者发问：你信命吗？原生家庭是“命”吗？血缘亲情是“命”吗？你相信奋斗能够改变命运吗？个人奋斗到底是为了成功，还是为了每天都过得充实？大千世界中，漂泊人世间，我们该怎么安放自己，才叫与命运和解？

如果注定一生平凡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更为重要的，借着养父的经历，小说进一步贯穿起中国两代人对“社会关系之和”的认识。养父从贫苦农家成长为一市之长，他改变了命运。他一直在践行“亲情扶贫”，也教导女儿“亲情扶贫”为社会分担责任。在李敬泽看来，书中的这些内容，使得“我”变成了“我们”，这是一部书写“我们和我们的命”的小说。

一个写作者和思想者

除了责任和社会关系，这部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女性成长话题。小说中的几个女性，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，尤其在深圳，商业的冲击和诱惑，容易让女性迷失。小说中就写到了出卖身体换取生存的女性，她们向自己的“天命”投降了，当然，命运也并没有因此厚待她们……

对于主人公和她的好朋友李娟，小说写出了有责任感的女性的成长。她们自尊自强，承担着家庭的责任，同时，也相信勤劳、善良、正直的力量。在生活一再想要扭曲她们的时候，她们都展现出了女性尊严的力量。在节奏紧凑、一波三折的故事中，在个性鲜明、顾盼灵动的人物性格中，梁晓声不断提醒新时代的女性：无论女性在家庭成长和社会成长中遇到什么障碍，都不要忘了自己的尊严，不要忘了责任。

作为高校教师，梁晓声熟悉年轻人的思想动态，熟悉他们作为“独生子女”，在成长过程中享受的一切便利。他们几乎不用知道“苦难”二字怎么写，就可以长大成人。然而，离开家庭的暖巢走向社会之后，他们总会为成长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。社会、家庭，都会对他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。所以，他通过这样一部小说，与年轻人沟通和探讨：女性的成长代价是什么？每个人的成长代价是什么？敏锐的问题意识、探究本质的思考精神和一直面对年轻一代的读者意识，是梁晓声所有写作最鲜明的特点，也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特点。

从写知青小说开始，梁晓声就是行动派，是奋斗派，也是冷静派。他总是在小说中写普通人与时代的关系，也总是能够在波谲云诡的时代变迁中为“人”的尊严刻下最伟岸的身影。他总是在小说中写亲情、友情、爱情与人的纠葛，也总是能在让人欲说还休的情感羁绊中为“人”的复杂性绘出最斑驳的印记。他总是在小说中观察社会的最新动态，展现“人”的思想对现实的鲜活回应。

这些都是梁晓声，一个用小说、用人物，给时代提供标本，给思想提供启示，给命运提供线索的写作者、思想者。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李昊南

春天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有的人说“立春”意味着春天的开始。也有人说，迎春花开才意味着春天的到来。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呢？

华文天下新近出版的《气象中的二十四节气》告诉你，立春的“春天”并不是现代气象学意义上的春天，而更多的是指天文意义上的春天。这是一套有助于我们听懂和读懂大自然语言的节气科普读本。



《气象中的二十四节气》

“立春不是春天的开始” 用气象学详解“二十四节气”

古代先民总结的知识文化体系

二十四节气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一套知识和文化体系。划分的依据是太阳沿黄经运行的度数，把黄道360度圆周划分成24等份，每等份15度为一个节气，全年共二十四个节气，每月有一“节”一“气”，“节”为一月之始，“气”为一月之终，通称“节气”。

二十四节气是古代先民通过观察天体运行，以及把握气候变化、物候特点、农作物生长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，其中蕴含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，不仅对农业生产而言不可或缺，而且也深刻影响到古人的衣食住行乃至文化观念等方面。

用气象学知识剖析节气

当你在春分日仰望北斗七星，夏至日看到影长的变化，白露看到大雁往南飞，冬至腊梅开放，你是否也和古人一样，听懂了它们的诉说？古人并不懂得复杂的气象预报，但他们通过敏锐的眼睛和丰富的经验观察到的大自然表征，却常常和今天的科学研究相吻合。

《气象中的二十四节气》是有助于我们听懂和读懂大自然语言的一套节气科普读本。由在微博拥有千万粉丝的知名科学科普自媒体“中国气象爱好者”的主编、知名科普作家郑远担任主笔。在这套书中，他根据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四册，用五个板块——气象特征、自然物候、传统习俗、花开时节、节气美食，分析每个节气的气象变化情况，举例说明了节气前后和物候背后的典型天气。既谈论科学知识，又不乏生活情趣，结合科学、文化、艺术、农时和物候、习俗等内容。

描绘立春最准确的是“春寒料峭”

立春虽被称为“四时之始”，指春天的开始，也指一年的开始。但这时，描绘立春最佳的形容词，不是“春回大地”，而是“春寒料峭”。为什么呢？

作者一开始就跟我们强调了“立春”和“春天”不是一个概念：立春的“春天”并不是现代气象学意义上的春天，而更多的是指天文意义上的春天。

从气象来看的话，“春天”其实是指从立春之后连续五天的日平均气温稳定在10℃以上的第一天来划分的。所以，立春不是春天的开始，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保暖。

经过千年的历史变迁和气候变化，二十四节气在我国很多地方尤其是南方，已经不太适用了。譬如说，在2020年立冬这天，广州连秋天都没到。但是二十四节气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，依然具有很高的价值。更深入了解二十四节气，帮助我们顺应天时，冷暖自知，更好地照顾好自己和身边的人。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李昊南